

《阿嫫妮惹》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沈晓雁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阿嫫妮惹》是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关键词】文本;口传;伦理道德;抒情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91-04

民间文学都有集体性的特征,其集体创作的过程也就是集体流传的过程,没有这种集体的创作和流传,民间文学也就不复存在。而集体性的创作又是通过口头的形式进行,所以口头性也成为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特征之一。

《阿嫫妮惹》是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生活中集体创作而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表达了彝族人民集体的思想和情绪、感情和愿望,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它通过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流传了下来,一代传一代,绵绵不断。《阿嫫妮惹》就是在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其书面文本是解放之后才经过搜集整理而成的。而恰巧是它这种口承、口传的方式使它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并长久的保存了下来。在对口头叙事的认知上,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它的生成与传播都有文化的前因后果,而这些都属于具体的民间世界。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所以只有在口头叙事的内涵的解读中,才能捕捉到背后民族行为的意义渊源。

一 从口传到文传

文字的产生,是从口传到文传这一飞跃的前提条件。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年代,据现存的汉文史志和彝文史籍资料,以及我国现已发掘的文字考古材料而言,可以断定,彝文早在殷商以前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到了两汉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文字体系。彝文古籍文献中大都把彝文创制归功于历史上著名的毕摩。贵州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卷九《勿阿纳家的叙述》载:“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明了天地根源,创制彝族的象形文字,从此有了根底,永远流传后世”,同书卷《阿低氏起源的叙述》云:“创造文字的有伊阿伍,聪明无比,能天文地理”,凉山彝族民间流传着毕阿史拉则创造彝文的

传说。这些彝文创造的记载与传说,都反映了彝文当初的产生是毕摩书符画咒的产物。

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对于彝族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此彝族古代文学便出现了民间口传和经典文传的分流,形成了两条并行的文学分流——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由毕摩传承的经籍文学。

众人所知,与民间文学相对应的就是书面文学。书面文学要靠文字记载和传播,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如果要广为流传和传播,那么这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必须十分丰富并且在民众中广泛使用。但是纵观彝族的历史,彝族的文字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在民间广泛流传,只有毕摩所掌握,它靠彝族的毕摩来传承和传播。彝族文字一经产生,就被作为祭师的毕摩所掌握并垄断,彝文的推广和传播也局限于毕摩这个社会阶层。彝族古代社会中,文人阶层实际上其主体就是毕摩。毕摩作为当时社会特权阶层,手中掌握着彝文字的使用权。

虽然文字的产生,为民间文学从口传到文传提供了条件,但是直到解放之前,《阿嫫妮惹》都是以口传的方式流传,这其中另有原因。彝族的文字发明得早,但流通的范围却有限。尽管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是广大劳动者,但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掌握者和拥有者——毕摩,是彝族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文化代表。古代彝族的文化遗产,诸如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天文、地理、医药、技术等,除民间口传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里。文字的运用也只限在毕摩当中,其他普遍的民众很少掌握。而《阿嫫妮惹》作为一部流传于民间的抒情诗当然也决定了其只能以口承口传的方式流传,这样易于在民间中广泛流传和传承,这就是其作为口传文本的优势和长处。

在凉山,《阿嫫妮惹》不仅是在女性群体中传唱,很多男性也会唱,不仅作为婚礼习俗的一部分,

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传唱。所以《阿嫫妮惹》作为口头抒情文本,倒适合于在民间广泛流传,广为流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 语言的艺术价值

《阿嫫妮惹》作为一个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本,在彝族人民群众中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她们不用文字传承,而通过口诵式、即兴和口耳相传去建构历史、建构故事。虽然没有文字,在传承过程中,她们会经常异传,但通过口头叙述,她们每个人都成了故事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修补者,口头叙事成了她们最根本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她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精神和心理的交往。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以同一种方式来表明一种经验,把自己加入到文本的叙述中。

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书面文本一经形成文字就不会再改变,而口头文本是流动的,它会因为传播者的不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色。《阿嫫妮惹》就有这种特点,在不同的地区流传时就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文本也因为这种口头流传而具有了生动活泼的特点。

一个民族有其特定方式、特定思维和情感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因素制约着这个民族的个体的本质及属性。语言的功能就是承载意义,达到沟通。意义形成理解,理解直接影响了一个人的决定与行动,形成自我认同、自我沟通。同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因此,一个民族的母语涉及到了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当人们用母语沟通时,其实也就是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过程。

所以文本《阿嫫妮惹》在彝族人民的口中用母语传唱了千百年,千百年来经久不衰。每当吟唱这首诗歌,都会引起听者和唱者自己的黯然神伤。而我们看其汉译的版本的时候就会发现缺少了这种共鸣和震撼力,这就是母语散发的光辉和灵性。

民间叙事长诗的语言是口头语言,为了造成叙事强烈的抒情性,几乎无一例外的采用了起兴、对比、拟人、夸张、象征等修辞手段和状物方法,只是各民族习惯采用的意象各不相同而已,这又和各族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地缘意识有关。《阿嫫妮惹》中,通篇都用了比兴、拟人的手法。在序言中上面所说的几种修辞手法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和体现:“人说高山乐趣多,高山未必真快乐,在那绵绵的山脉上,只有羊群最快活;人说草原乐趣多,草原未必真快乐,在那朗朗的草原上,只有云雀最快乐;人说世间痛苦多,世间未必少快乐,蜂巢

般的人世上,只有妇女不快活。”在这里,以“羊儿”“云雀”起兴,并同时运用了拟人、比喻、夸张的手法,衬托出女儿的悲惨和哀伤。

音乐性是诗歌的主要特征,所谓的音乐性就表现在节奏和韵律上,在《阿嫫妮惹》中,对节奏的要求甚于对音律的要求,对句子的字数很讲究,句式主要以五言兼以七、九等奇数句,语言精练、节奏感强。诵念起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重叠复沓、一唱三叹不仅是抒情叙事长诗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造成了叙事诗的音乐美,同一旋律的不断回复,加深人物形象给人的印象,并造成余音缭绕的艺术效果。文本中最为明显的重叠复沓的语言就是“妈妈的女儿呀”和“可怜的女儿”,几乎每段的开始都是有“妈妈的女儿呀”为引子,以“可怜的女儿”,作为结束句。这种修辞强调了女儿命运的悲惨,在听者的心里引起感情的波动和共鸣,同时使诗的语言呈现一种抒情性。

三 抒情、叙事程式的传承与分布

《阿嫫妮惹》既是一部长篇抒情诗,同时也是一部叙事诗。即具有浓郁的抒情、又有鲜明的叙事风格,集抒情与叙事为一体将现实和想象有机交织在一起,既具现实精神,又具浪漫色彩。其对后世彝族文学体式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并影响后世的彝族文学形成了一种抒情、叙事的传统。

从语体表层看,有韵律有节奏的语体在一顿一挫、一抑一扬之间都饱含着情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叙述者体验、感悟、憧憬、哀伤、离愁、别恨等都是情绪化的、音乐化的。它把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在叙事的过程中出现大段的抒情,使故事的叙事更添感情色彩,在抒发人物思想感情的过程中又夹叙夹议地交代事情的原委,这样能以情动人,以事感人,引起听者(读者)的共鸣。

它不仅花大量的笔墨来描绘和抒发女儿心中的忧伤、悲苦和无奈,这种抒情方式有别于我们平时见到的民间抒情诗里常见的直接坦白、平铺直叙的直抒胸臆的抒情,而是把“情”蕴涵在字里行间,让你在细细的品味中感同身受,不知不觉感染了其中的情绪。

它的这种内敛的、含蓄的抒情方式体现了彝族的审美心理和集体无意识。这种抒情、叙事的方式不仅在《阿嫫妮惹》中表现出来,而且在《么表妹》、《阿诗玛》、《阿依阿支》等作品里也很明显。不但如此,这种方式对现当代彝族作家、诗人的影响也是源远流长的,其在彝族文学的领域里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彝族文坛中诗人辈

出,成绩斐然。如吉狄马加、保伍拉且、吉木狼格、沙马、阿库乌雾等。而作为小说家,有影响力的却屈指可数。这就是因为彝族传统文化上的这种抒情叙事程式的深度影响和传承,在当代彝族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长于诗,而短于文”的现象。

彝族是个诗歌的民族,彝族的男女老少都喜欢用诗歌表情达意,节日喜庆时唱歌诵诗,日常生活中用诗歌抒发感情。彝族人们还用诗歌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是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记载民族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彝文典籍也用诗歌的形式保存。

彝族诗歌的传统世代传承、源远流长,在独具特色的传统基础上日益丰富、日益发展,我们从每个阶段上彝族文学的发展都能看到这种传统的脉络和痕迹。彝族诗歌有较为普遍和定型的思维模式和感情表达方式,喜欢用白描的手法、多重的比兴,大量使用排比和反复吟唱的艺术形式。句式简短,多以五言为主,兼以七言和九言,节奏舒缓、肃穆而抒情,富有音乐性,旋律优美,集抒情和叙事为一体。这在《阿嫫妮惹》、《么表妹》、《阿诗玛》中最为明显。这种风格一经形成,对当代的诗人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种传统风格。

四 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

《阿嫫妮惹》以叙事、抒情的方式,实际上完成的使命是为相应社会制度下的道德观念、伦理进行训喻和规范。文本对彝族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群体行为和道德意识的反映,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义务的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理,客观的社会关系是伦理思想的直接与现实的基础。一般来说,伦理思想的变化,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它往往表明人们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重新调节。透过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彝族政治、文化、经济变迁与发展的脉络。

解放前的凉山彝族一直处在奴隶社会制度下。它不像通常的社会发展顺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顺序,而是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制度下的凉山彝族有其独特的伦理道德体制和特点。其伦理道德渗透和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发展市场经济需要从伦理上确认个人极其利益、自由、尊严等的价值地位,从而为个人的主体创造性活动和个性发展提供伦理上的支持。然而彝

族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思想却是与此悖背的。其不重视个体而重视团队和集体的这种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就阻碍了现代社会以发展个人价值为中心的形态,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从而导致整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缓慢。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关系、不同的社会需要,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就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的规范把“孝敬父母”作为传统美德,它表现了社会生活中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从历史上看,孝的观念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解放之前的凉山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险恶,交通闭塞、家支林立。凉山彝族人民经历了“以畜牧为事”的漫长岁月,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同时还伴有狩猎的民族。凉山彝族社会也有游牧社会进入了农业社会。这样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只有相互帮助相互团结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彝族的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制度是约束人的行为规则体系或行为模式,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公共性和普遍性。伦理制度,通过外在的具有强制效力的道德规则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从外部对个体做出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从外部给那些对伦理的要求不符合的个体施以必要的惩罚。

彝族的几部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阿惹妞》《阿依阿支》都是以女性为主题,结局都是以悲剧收场,而且是惨不忍睹。以《阿依阿支》最为明显,阿依阿支死后竟连个完全的尸首都不能保留。其实这背后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彝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一种教化和规约,它通过这种悲惨的结局来告诫女性:你是不能违抗传统的制度的,只能顺应。如果你违抗了,那么你的下场就会是这样!在这里,这一个个的文本就成为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承载工具,对彝族的女性起了一种教化和影响作用。

《阿嫫妮惹》是一部奴隶社会制度下彝族妇女吟唱不幸和凄凉身世的民间诗歌。作为个体生命的女性,有她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而当这些思想、感情、愿望在这样的这会形态下无法实现时,个体的生存要求和社会对个体的满足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个时候,文本不仅起了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同时也通过这种吟唱的方式,让女儿的不满和无奈在这种抒情的方式中得到发泄和消解,为此达到社会的一种和谐和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袁亚愚主编.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庭[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 [2]马林英.彝族妇女文化[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
- [3]沈敏华,程栋.图腾—奇异的原始文化[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4]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妈妈的女儿[C].1984.
- [5]吴来苏,安云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7]白兴发.彝族文化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A' monire

SHEN Xiao-yan

(School of Yi languag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Yi people's classical folk narrative lyric A' monire is a text of oral tradition, it is not only a tex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culture of tridimensional operation. In the behavioral pattern of oral narrative, it permeate people's psychology. So it has the vitality of pass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Key words: Text; Oral Tradition; Ethics; Narrative Lyric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90页)

Abstract: The story that the hero zhige Alu shot the suns and moons is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epic zhige Alu. Because of lacking necessary collate and neaten, the same story was handed down diffierently in diffierent Yi areas. The paper compare diffierent editions and then show the source of the story.

Key words: Shot the Suns and Moons; Same Source; Aberrances

(责任编辑:张俊之)